我向往什么样的爱情？  
  
不食人间烟火的。  
  
俩人都是复旦的老师，下了班，男人骑自行车驮着女人回家……  
  
那场景，烙印在我脑海里。  
  
一辈子。  
  
挥之不去。  
  
什么豪车，什么别墅，弱爆了。  
  
写写，我在复旦的日子。  
  
因为自卑的缘故，我很少进复旦校园，主要是生活区转悠，那边有个面馆，主营新疆特色，超级火，超级大，很好吃。  
  
还有个重庆鸡公煲。  
  
我对这个鸡公煲印象尤其深刻，曾经在一个煲里吃出过三只鸡爪，老板解释的也很学术：这纯粹是个误会。  
  
有同学在论坛上贩卖二手自行车，一辆从20到100元不等，我买了辆最贵的，120元，8成新，上海凤凰，女士车，说是师姐一手车，我骑这个车子转遍了大上海，动不动一口气从五角场骑到虹桥，对上海有了很立体的认识，上海很多道路是不允许自行车通行的，有交警执勤。  
  
我这辆自行车，后来送给了复旦的一个老师。  
  
没多久，丢了。  
  
他住家属院。  
  
原来，校园里也有小偷？  
  
复旦跟山大完全是两个风气，复旦的老师都像农民，不怎么打扮，也不怎么讲究，吃什么，喝什么，都很随意，也没什么架子，例如孙时进，心理学权威，大家读大学用的心理学教材就是他写的，跟我这样的小人物都能在一起玩耍，大家在一起吃饭时，从不铺张浪费，他们的观点是点菜要吃完为标准。  
  
我记得我去找王安忆签书时，她不愿意签太多，不是不愿意帮我，而是觉得，若是你卖不了，不是成了你的负担吗？  
  
我心想，姑奶奶，你别这么想，你是上海文学的头把交椅，你若是愿意签，你天天签，你量产，有多少我能卖多少……  
  
是真的有爱。  
  
跟我最铁的是胡老师，铁哥们，他14岁考入复旦，我问他为什么不选北大、清华，他说对于我们浙江人而言，那都太北了。  
  
我做的最早的一批签名书是余秋雨的，那时余秋雨还是很火的，他的每本书都用毛笔签名，应该是2009年，因为我不喜欢他，乃至书基本都贱卖了，签过来成本30元左右，我卖50元包邮。  
  
现在，我蛮喜欢他的，也算上海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。  
  
想想，也挺遗憾的。  
  
上海文学的头号是王安忆，其次是这两年很火的金宇澄，写了一本《繁花》，获得了茅盾文学奖，这书我签过很多。  
  
金宇澄字写的非常好。  
  
现在，回忆一下，感觉在复旦的日子里，特别的甜蜜，那时陈果还没火，但是我知道她要火，因为已经有学生把她的讲课视频发到学校论坛上了，她讲的那些，从学术角度而言，一般般，甚至有些偏社会化、鸡汤化，但是她的国际范的颜值以及谈爱情谈理想，还是深受广大网友欢迎的。  
  
那时，大部分课我都可以随意听。  
  
我没兴趣去听她的。  
  
我第一次听她的课，还是前两年，我参加工作后，临沂市系统组织去上海学习，她当的讲师，我发过朋友圈，我左边的同学在用笔记本看NBA，前面的同学拿小镜在化妆，我在拍他们。  
  
一点意思没有。  
  
复旦的学生有意思，周末喜欢搞AA，吃饭要AA，唱歌要AA，打个出租车都要AA，我在想，你们南方人怪不得穷，太小气了，在我们山东，你们这种人是没有朋友的。  
  
我很愿意参加类似的活动。  
  
因为，总有女生问我，师兄，您是哪个学院的？  
  
瞬间就把我融化了。  
  
我？  
  
高中生而已。  
  
我抢着付过几次单，都被偿还了，而且每次搞的我很尴尬，例如一共花了400块钱，每人均摊50元，结果呢？他们几个人又凑了400元给了我。  
  
我们的文化，在上海行不通。  
  
姑娘好泡不？  
  
不好泡。  
  
尤其是第一学历是复旦本科的，她们普遍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逻辑，传统的那些套路对她们根本不好使，反而你像个透明人在她们面前。  
  
什么样的好泡？  
  
泡，这个字不好听。  
  
特长生、外校考过来的研究生。  
  
我每次一走进校园，都有如沐春风的感觉，仿佛走进了科隆大教堂，然后一瞬间又有了罪恶感，感觉我们这些成年人，真的是太脏了，你看看学弟学妹们，是那么的纯情，是那么的真实。  
  
真是象牙塔。  
  
对了，我还签过陈嘉映的书，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，但是他貌似在网上不如周国平出名，这不要紧，周国平的媳妇用实际行动投了票，离婚后嫁给了陈嘉映。  
  
陈嘉映不在复旦教书，在华东师范大学。  
  
我是先认识了他的一个博士，那时我现在的媳妇经常去华东师范大学摆摊，卖我的签名书，从而给我发展了不少华东师范大学的读者，其中就有这个博士，这个博士是北京姑娘，特意坐车跑到复旦找我玩耍，她对陈嘉映教授是非常崇拜的，说陈嘉映教授代表了国内哲学最高水平，关键是能输出，即便是给卖菜的阿姨科普什么是哲学，他也能做到。  
  
北京姑娘，标准的学术女，木讷，所以PASS掉了。  
  
我在上海时，开着S80，VOLVO原装进口的，但是我平时很少开，因为那时没有导航，我不喜欢找车位，所以只要出门，要么骑自行车，要么出租车。  
  
北京姑娘喊我去西塘，AA，说是那边在拍摄《碟中谍》，想去玩耍。  
  
问我去不去？  
  
好。  
  
我拉着现在的媳妇去接她们，除了她，还有谁？  
  
孟老师，西安的，跟北京姑娘一个宿舍的，也是在读博士，读的是教育学，孟老师像个非洲人，国际范，我给她起名迪克牛孟。  
  
孟老师是教体育的。  
  
我媳妇当时跟我什么关系？  
  
粉丝对偶像。  
  
她知道自己胜算很小，因为我如日中天，她只是个粉丝，在上海的打工妹，她相比她们而言，没有任何优势，只是相对比较忠诚，要什么给什么，无条件跪舔、服务。  
  
她是初中学历。  
  
我接触的，多是高学历。  
  
所以，我媳妇当时也说，只要能陪伴在你身边，照顾你衣食住行，就行了，不奢求更多。  
  
还有一点，大家对我媳妇一直都是攻击模式。  
  
因为，我们俩第一次见面，就睡在一起了。  
  
大家觉得，她目的性也太强了，晚上11点接的机，12点就躺一起了，之前从来没见过面，哪有你这样的？  
  
扯远了，继续去西塘。  
  
那时，我跟我媳妇还没结婚，不可能住一起，她们三个女人住一个屋，我自己住一个屋，早上6点不到，我就醒了，去河边溜达，迪克牛孟更早，她已经拍了很多照片了。  
  
我又帮她拍了一些，她觉得我审美不错，很是满意。  
  
迪克牛孟比我大，应该是78年的，当时30岁了，还没结婚，说在西安有个男朋友……  
  
春节，我要回家，我媳妇给我买了好多的特产，主要是大白兔奶糖，迪克牛孟与北京姑娘都没买到回家的票，那时的票是绿皮车票，我说那不要紧，我可以南辕北辙走郑州，把你们放在郑州，可否？  
  
都觉得挺好。  
  
我媳妇留在上海。  
  
我回家了。  
  
北京姑娘对我媳妇评价很高，说这个人虽然没上过学，但是她属于天生的哲学家，属于有天赋系列的，若是念过书，读个哲学博士，肯定有所成就，她还很好奇，你们是什么关系？单纯的粉丝与偶像吗？  
  
我说，是的。  
  
北京姑娘要去郑州大学，说她有个研究生同学在这边，然后一起回北京。  
  
我们吃过晚饭后，分开了。  
  
晚饭后，我原本是想继续北上，离家不过5个小时了，迪克牛孟说，你明天早上再走吧，赶了一天路了。  
  
那好吧，我们都住下了，七天连锁酒店刚开始运行，送体验券，等于我免费开了两间房。  
  
就在火车站旁边。  
  
晚上，我们去买票，她又没买到。  
  
我说，没事，大不了，我送你回去。  
  
她说，那不行，太远了。  
  
从火车站溜达到人民公园又溜达到了二七广场，回到酒店已经10多了，洗澡，睡觉，我突然起了色心，毕竟这个品种的咱没体验过，类非洲人，有点类似后来吉克隽逸的肤色。  
  
给她发信息。  
  
把她哄来了……  
  
她让我躺着别动，身子别动，手别动，她说身体不方便，最后一天了，然后她开始了自己的表演，每一处都认真的亲一亲，包括手指都给捋一遍。  
  
我靠，你这体育生，学过还是？  
  
我记得，那天她穿着羽绒服，我则跟个人体寿司似的。  
  
次日。  
  
她要坐客车回去。  
  
我不同意，坚持送她。  
  
一口气把她送回了西安，她家是咸阳的，到时，她妈在家做凉皮，说是咸阳特色小吃，太辣了，她男朋友也在，她男朋友在高校教书，不是教体育的，很儒雅，男朋友家是洛阳的。  
  
过去的VOLVO非常有质感，特别是音响，我后来开了这么多车，再也没有那种震撼的感觉，车子跑在高速上，真的是一种享受，第二天我是左手开车右手拉着她，到潼关服务区时，她说她不想回家了，回家可能就再也没有机会跟我独处了，潼关服务区建的非常好，还有房间。  
  
房间也不用登记。  
  
干柴烈火。  
  
送下了，我走了，我们是中午12点到的她家，我是凌晨1点到的自己家。  
  
我给她发信息。  
  
她还没睡。  
  
我问，小别胜新婚了？  
  
她说，我没让。  
  
次日，给我发了很长的信息，说她跟男朋友分手了，男朋友也同意，还帮她买了毓婷……  
  
她的意思不要给我压力，只是我给了她勇气提出分手，其实她自己也想分手了，因为从去上海后，她就下决心不再回西安了。  
  
我心想，那你也不能对着男朋友把我卖了。  
  
直接快进。  
  
暑假时，她直接搬到了复旦北门，我在这边租了房子，结果让我媳妇发现了，我媳妇那时还没权管这些。  
  
我回山东处理一些琐事，她自己住那里，我媳妇去找她，站门口站了一天，她没开门，毕竟我当时未婚，一切皆有可能。  
  
不是要吵架，而是要谈谈。  
  
后来，我媳妇给她写了一封信，叫《女人何苦为难女人》，这封信我现在还保留着，使我对写作有了新的认识，一个初中生，甚至未必念完，当有了情绪以后，写的文字是那么有力量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优秀的作家，前提是情绪饱满。  
  
迪克牛孟的男朋友来上海找过她，也找过我，先是帮我分析，她比你大那么多，你们不是一代人，不合适，希望我能劝迪克牛孟回西安发展，毕竟他调不到上海来……  
  
迪克牛孟的意思是，对他没感觉了，对西安没感觉了。  
  
迪克牛孟也知道，她跟我不可能走进婚姻的。  
  
年龄差距太大。  
  
她现在结婚了没？  
  
没。  
  
依然单身，也依然在高校工作，留在了上海，我觉得唯一值得佩服她的地方，她在上海拥有了两套房子，其中一套已经还完月供了，不知道怎么操作的。  
  
她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。  
  
前段时间，给我发了条信息：不结婚不生娃，特别同意你那句话，（同龄人鸡娃），我鸡自己。  
  
后来，她跟我媳妇关系如何了？  
  
我结婚时，我媳妇是自己来的，唯一的伴娘就是迪克牛孟。  
  
我在复旦认识了个周口姑娘，研究生，第一学历是郑州大学，我们是登山认识的，学校登山协会组织去爬莫干山，她体能特别好，在第一梯队，我们聊了很多，她也以为我是复旦的学生，问我学什么专业的，我说我不是，我没念过大学，她不信……  
  
我编自己是农民工。  
  
经过不断的深化输入，她竟然真接受了我是农民工身份的事实。  
  
结果就是这个农民工身份，使她产生了兴趣。  
  
回校后。  
  
她约我吃饭，然后去酒店，原本想去国定路的锦江之星，结果房满，当天有什么职称考试，学校附近的普通酒店全满，只有同学大学旁边的戴斯大酒店与白玉兰酒店，去戴斯显的我不像农民工，选了白玉兰。  
  
我记得我写过一个细节，她在前，我在后，她穿了一条白色裙子，屁股的位置可能是常年坐板凳的缘故，起球了。  
  
她是一个SEX爱好者，她说，她想体验不同的职业、类型。  
  
我的农民工身份吸引了她。  
  
她只是一个普通姑娘，略胖，农村丫头。  
  
跟我讲了很多她在校园里的故事，跟自己喜欢的师兄，师弟，包括校工，她说自己不喜欢等待，喜欢主动出击。  
  
具体？  
  
没有印象了。  
  
对她的印象，全停留在花边，只记得我去厕所时，发现她刚拉过大便，没冲干净，使我对她没有更多欲望了，原本想到天亮，算了，工地还有事，我先走了。  
  
她也有男朋友，男朋友在周口工作，貌似还订婚了，等她毕业回周口工作……  
  
后来，再也没有联系。  
  
那时，我经常去复旦新闻学院听课，认识了一个圆脸小姑娘，她不是学新闻的，也不复旦的，纯粹是爱好，跟我一样，蹭课，久而久之，我们就认识了。  
  
一晃，多年过去了。  
  
她成了凤凰卫视的记者，跟我当年认识的她，截然两个人，脸也不圆了，常年驻美国发回报告，还搞了新浪微博，粉丝不少。  
  
2014年，我通过她QQ添加了她微信。  
  
应该是2015年左右，她回国，问我方便不？要见见我。  
  
我靠，真的吗？  
  
你别吓唬我。  
  
真的。  
  
我去机场接的她……  
  
我给她开车，感觉手心都是汗，很是紧张，她倒是很放松，让我猜一下，为什么会来找我？  
  
我说，路过。  
  
她说，不是，也不是因为你会写文章，也不会因为你能坚持，而是觉得你很随性，很自我，有自己的思想，这很了不起。  
  
我问，真的吗？  
  
她说，真的。  
  
我记得，那天，我在日记里写了这么一句话，看她走在县城的马路上，感觉整个县城都配不上她。  
  
我也一瞬间理解了，什么是真正的鹤立鸡群。  
  
那么强大的气场。  
  
是真的强。  
  
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招呼她，给她安排了酒店。  
  
女人，真的是分等级的。  
  
你说她漂亮吗？  
  
谈不上，甚至她不出镜不怎么化妆，眉毛都是天然的。  
  
但是，就是气场强大。  
  
由此，我联想了很多人，杨澜、鲁豫、董卿，应该都是类似的气场，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能真正零距离接触过，从而会误判她们也不过如此，即便是所谓的零距离接触，也不过是人家搞签书时，咱仰望过。  
  
例如我签过刘晓庆、林青霞的书。  
  
也没有类似的感觉。  
  
她是把我当朋友了，走进我的生活了。  
  
我也不知道该喊谁来招呼她，想来想去，我邀请村长陪我招呼，我们去果园，杀羊……  
  
不漂亮，但是无论是哪个角度，都很标致。  
  
她走时，要握握手。  
  
我最终也没好意思伸出来。  
  
害羞。  
  
她走后，我也知道，我们大概率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。  
  
大概率，她只是很好奇，一个年轻人，为什么会回农村，回县城，毕竟当时依我的实力留在上海没有任何问题。  
  
她只是好奇这一点。  
  
当时从我办公室下楼时，正好是饭点，电梯里人很多，说话声音也很大，出了电梯后，她弱弱的问了我一句，本地女人说话声音都这么大吗？  
  
我说，是的，这是县城，不是上海。  
  
从沂水到青岛机场两个半小时，我觉得时间过的好快，我不想送她走，路上大部分时间我们都是沉默的，谁也没说话。  
  
到诸城服务区，休息了一下。  
  
我去买了点水果给她。  
  
她说从不吃零食，吃饭也都是计量，主要是饭后必刷牙，刷牙后必不进食，确保口气永远是清新的，我是见过她的操作，我们在果园里吃过羊肉后，她对着水龙头在刷牙。  
  
当时，整个国内舆论是站萨达姆，她有些略不理解，其实，她本人输出的观点也是站萨达姆的，当然，她本人未必是站的。  
  
她问我如何看待这种分裂？  
  
我说，我去西藏时，我有个队友是大律师，一方面他要同情弱者，一方面他又是强者的雇佣律师，内心分裂的厉害，心理学老师给出的解剖建议是，你做的事是你做的事，你做的人是你做的事，要区分开。  
  
她问，董老师，你站谁？  
  
我说，我从不写国际大事，从不写政治话题。  
  
她说，跟我，无妨。  
  
我说，我的观点是，要积极跟世界先进文明为友，与落后文明为敌，谁强，我们当谁的学生，当谁的朋友，但是呢，一提这个观点，接着就有一个观点等着我们，那就是西方强国亡我之心不死，其实，他们压根没有这个想法，阴谋论刻在弱者基因里的，强者文化里只有爱。  
  
她问，那你如何看待网友言论？  
  
我说，评论是标准的劣币驱逐良币，谁声音大谁有理，于是，有素质的，有担当的，有认识的，就不会发言了，你真以为大家都站萨达姆吗？初中以上学历的人都有自己答案，只是谁都不会说，说了就是逆行者，又何必去当那个出头鸟呢？所以，你问我如何看待网友的言论？高赞的评论就是初中生群体的普遍认知，也是中国网民的核心认知，但是不代表精英群体。  
  
她问，你觉得问题的根本在哪？  
  
我说，从小，每个人接受的都是仇恨教育，我们恨所有发达国家，其实，这是错误的，我们应该传递爱的教育，和平时代，谁做领土扩张谁就是人类公敌，无论以什么理由。  
  
她问，你如何看待美国的全球战争？  
  
我说，美国若是只管自己不管小国？小国之间一定是战乱不断，相互厮杀，参考“卢旺达大屠杀”。  
  
她问，这些，你敢写吗？  
  
我说，不敢。  
  
言归正传，很多人好奇，我为什么会娶现在的媳妇？  
  
我从上海直接回了农村。  
  
盖房子，种地。  
  
此时，依然有不少女朋友，但是，她们都说服不了自己的家长接受自己嫁到农村去，而我媳妇能说服，主要是她也没跟家里人商量，直接领了证，结婚都是她自己在这边结的，我第一次见我岳父岳母是娃出生。  
  
有意思吧？  
  
我对这些的解释，就是命。  
  
我现在也无法理解，我当初为什么非要回农村。  
  
莫名其妙。  
  
而且一想，我竟然在农村生活了五年。  
  
怎么忍住的？  
  
从一个放荡不羁的青年转身成了种地大叔，兢兢业业，也不出村，每天骑车25公里山路，那时我爹我娘对我也失望了，觉得这孩子这辈子是完了。  
  
我爹还生怕耽误了我媳妇，问我媳妇：他种一辈子地，你愿意待在这里一辈子吗？  
  
我媳妇说，我愿意。  
  
我媳妇领证后，就回了上海，她当时跟我说的也很明确：我只是希望跟偶像能有个链接，我不管你，你有你的生活，我有我的生活。  
  
结果……  
  
说是这么说，真结婚后。  
  
我靠。  
  
原形毕露了。  
  
还忽略一个重要原因，当时我媳妇跟着芜湖一个朋友，也是我读者，做谷歌广告联盟，一天5千多的利润，我是看中了她的收入，我是这么想的，我安心在家种地，你有钱就行了，这个收入别说在当年，就是在今天，也很可观。  
  
我在农村盖了房子后，装修、家具，都是她买的。  
  
我们家的房子装修的很好，跟皇宫似的。  
  
当时，我们错过了一个最好的机会，我媳妇租住在万科城市花园，迪克牛孟极力忽悠我们买下那套房，那个房东跟我们关系也很好，动不动请我们唱歌之类的，房东有多套房，也愿意出售，当时那么一套房子200万左右。  
  
没买。  
  
迪克牛孟对房子是有执念的，她一直都在喃喃自语，我要有你们两口子的积蓄、流水，我就个大的……  
  
迪克牛孟一边工作一边做项目应该受我媳妇启发很大，使她看到了另外一种人生，当时我媳妇在七宝乐购旁边租了几个格子，当时很流行格子屋这个概念，一天动不动也能赚个几千块钱，上海的人流量在那摆着，我媳妇卖的是韩国化妆品，然后迪克牛孟把这个复制到华东师范大学旁边的格子屋里。  
  
对了，当年，她们俩卖的最赚钱的是韩国的减肥胶囊。  
  
30来块钱的成本。  
  
卖200多。  
  
大学老师比中小学老师强的一点，就是普遍会参与社会项目，他们普遍有第三产业，有自己的事业，只是我也不知道迪克牛孟这些年在干什么，我只知道她浑身很黑，我媳妇有一点特别好，她从来没有质问过我跟迪克牛孟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？当时，我跟媳妇的解释是我回山东老家处理点事，让迪克牛孟去我租住处帮我照顾一下小狗，我当时养了条小狗。  
  
我媳妇，信了。  
  
我媳妇，什么不知道啊？  
  
只是，遇到了这样的男人，还能咋着？只要他给钱，当着大嫂就行了，大嫂这个角色可不是一般人能当的了。  
  
我媳妇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想重回上海，也一直通过迪克牛孟缴着社保，她们俩现在比我跟迪克牛孟关系好多了，我基本不联系，我偶尔听她们还通个电话，我媳妇从内心深处是崇拜迪克牛孟的，毕竟人家是博士是副教授，迪克牛孟也在不断的给媳妇洗脑，选哪的房子，怎么买……  
  
所以，我媳妇反过头来折磨我，问我要钱，买房。  
  
现在，资格也都养成了，能摇车牌了，能买房了，我媳妇给自己立下的计划是2022年在上海买套房。  
  
我靠，我哪有钱？  
  
今非昔比了。  
  
春节时，看了几套，四五十平的，都要四五百万。  
  
言归正传。  
  
本地有个楼盘，滞销了，准备推出零首付，找来找去，竟然找到了梁咏琪的公司，找到梁咏琪公司的人是本地一位名媛，媒体行业的，平时主要做楼盘广告之类的，她有家小金融公司，只有资质没有钱，而梁咏琪做的地产金融呢？是有钱的，但是她不愿意做跨地金融业务，因为一旦违约追回成本太高。  
  
梁咏琪来调研。  
  
我们三个人吃了个饭。  
  
名媛穿了一件灰色T恤，一个蛤蟆镜挂在胸口。  
  
很是惹眼。  
  
就叫她蛤蟆镜吧。  
  
蛤蟆镜是77年的，有过短婚史，未育。  
  
她跟本地地产商都很熟。  
  
从这一点，我可以推断出，她肯定有不少房子，因为一个人，能长期混在地产圈里，只要智商没有问题，一定能弄到不少钱，不少房。  
  
这是圈子问题。  
  
当时，房价4千左右，这个楼盘之所以滞销，是因为太贵了，面积太大了，一套房子动辄百万起，超出了本地老百姓的想象力。  
  
梁咏琪来看了后。  
  
她认为，可做。  
  
可做的理由有两个：  
  
第一、这个楼盘过去滞销是因为没证，现在有证了。  
  
第二、全山东范围内，县城房子均价过五千是必然。  
  
那时，她也没敢想象过万。  
  
梁咏琪走了，说会安排具体的人来对接，梁咏琪让我调研一下蛤蟆镜，看看这女人有没有问题？  
  
我一调研不要紧。  
  
这女人口碑很差，情感故事比较多，跟过那个老板这个老板，我有个球友还认识她，我问这女人怎么样？  
  
这个球友平时是很正经的人，还是个副科，他直接来了一句：XX，那个小B。  
  
蔑视、讽刺、粗鲁。  
  
我反馈给了梁咏琪，梁咏琪认为这些都不要紧，反而是好事，说明她背后有力量，只要是商业范围内没有人说她，没有涉及官司，那都无所谓。  
  
虽然，我们三个人一起吃过饭。  
  
但是，她没看见我。  
  
她以为我是梁咏琪的司机吧？  
  
梁咏琪又来过一次，到了我书店，约蛤蟆镜到我书店，这样，蛤蟆镜看见我了，可能是因为梁咏琪的那句话吧：这是懂懂，我偶像。  
  
在蛤蟆镜看来，梁咏琪这样的人，就是真正的偶像。  
  
偶像的偶像？  
  
合作了。  
  
一合作不要紧，有了小插曲。  
  
房价接着开始有上升的苗头了，合作到了第八套房子，蛤蟆镜说地产商不准备做零首付了，准备改回原来的政策。  
  
梁咏琪问我是真的吗？  
  
我去看了看，其实，没有。  
  
说明，蛤蟆镜在本地找到资金，想取代梁咏琪的资金。  
  
我反馈给了梁咏琪。  
  
梁咏琪认为是好事，说明房价上涨了，资金更安全了，至于说中途取代了，这都是必然，毕竟大家都有趋利性，房价越涨，那么资金安全就越高，使用低成本的本土资金就更有利。  
  
梁咏琪弱弱的提醒了我一句，不要跟这个女人走的太近，因为你不知道她背后到底站着谁，站着大人物还无所谓，大人物是不会轻易伤害别人的，因为反噬成本太高，就怕站着小混混。  
  
我明白。  
  
我很好奇，既然零首付这么安全，为什么不大规模做呢？  
  
她说，零首付一点都不安全，真安全早就全国推出了，这种机会都是可遇不可求的，一般我们也不做，我之所以接这个单就是因为你在沂水，我觉得偶尔过去或他们过来，有个链接。  
  
一共投了二百来万。  
  
赚不了多少钱。  
  
我拉亲认识了个朋友，三吉彩花，有次三吉彩花喝了酒约我去她办公室喝茶，竟然在这里遇到了蛤蟆镜，她们俩是小学同学、初中同学。  
  
巧不？  
  
三吉彩花说了一句类似的话：这是懂懂，我偶像。  
  
蛤蟆镜说，以前见过。  
  
蛤蟆镜当天找三吉彩花商量一件天大的事，她要拿地自己做开发，这块地更奇葩的是什么？是我们村的地，就在马路边上，那我就顺便说了一句，那个地方我比较熟悉，那个加油站是我三叔开的，我家就在这块地后面，我小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兽医站。  
  
一起去看看吧。  
  
我开车，拉着她们俩。  
  
她们俩异口同声的问我，要不要入股？  
  
我说，我可以入。  
  
她们俩计算的是大约需要投入3000万，实际不需要这么多钱，因为现在做开发全是资源整合，有人出钱，唯一需要出的是地钱，这个地方是100亩，预计地价是30万一亩，毕竟在乡镇上，能赚多少钱呢？  
  
当时预算，能赚六百万左右。  
  
比较保守的估计。  
  
我回家跟我爹说，我爹坚决反对，理由很简单，我三叔就是个大痞子，他不会搬走的，这个地很多看过，都是因为加油站搬不走，还有一点，我爹不希望我在我们村周围做事……  
  
因为我同意入股后，我们三个人经常聚，蛤蟆镜是当真了，还带着测绘人员、设计人员入场过，那是个大院，进不去，我还把村长喊来找梯子进去。  
  
后来，我拉着蛤蟆镜一起去青岛看设计草图。  
  
设计院的业务员是个酒鬼。  
  
把我们都给灌醉了。  
  
凌晨三四点，我醒来，发现我躺沙发上，穿着衣服，蛤蟆镜光着，躺床上，走廊里的射灯开着。  
  
蛤蟆镜看我醒了，半迷糊的问我：要喝水吗？  
  
我说，我自己找。  
  
此时的我已经是绝对的正人君子了，帮她盖了盖被子，继续躺沙发上了。  
  
她问，要不，你上床睡，我去你房间。  
  
我问，这是你的房间是吧？  
  
她说，是的。  
  
我说，我喝多了。  
  
她说，没事，昨晚怎么说你，你都不上床，也不回去。  
  
我说，我，我，我……  
  
此时，我坚守住了两个原则，一是梁咏琪叮嘱的，不知道蛤蟆镜背后站着谁，二是我不睡同城的，全是隐患。  
  
这些，也都是次要的。  
  
是我阳痿了。  
  
早上，她也没避讳我，穿着拖鞋去泡澡，光着屁股吹头发，仿佛我们真的发生过什么，其实我全程都穿着衣服，我也不知道我怎么想的，怎么跑人家房间来了？  
  
她穿好衣服后，让我抱抱。  
  
撒娇，问我要不要生个闺女？  
  
我说，我不想生娃了。  
  
她说，我这两年，特别强烈想自己生个孩子。  
  
我问，怎么生呢？  
  
她说，我排队了试管婴儿，单位的人都知道。  
  
最终，我也没同意。  
  
回沂水的楼上，她嗔怪我：你这裤衩是铁作的？  
  
我说，我婚后，从来没碰过别人。  
  
她说，好吧，我相信了。  
  
她是真信了。  
  
把我赞美了一番，说现在这样的好男人应该很少了，还问我，是不是偶尔会有女读者来看我之类的。  
  
我说，很少，我基本不见读者。  
  
我们共同的朋友三吉彩花提醒了我，意思是要跟蛤蟆镜保持距离，因为她单身，缺爱，很容易喜欢上别人，我很好奇，她为什么没生孩子？  
  
三吉彩花说，她第一个老公，俩人结婚八年没有孩子，耽误了。  
  
我问，什么病？  
  
她说，她老公有癫痫，从来没发过病，从婚前就吃药，她是后来才知道的。  
  
真的耽误了，她很漂亮，在同龄人里算年轻的，依然有未婚小姑娘的感觉。  
  
拍地时，还没报名就知道没可能了，因为有大佬报名了，一般情况下，只要有大佬报名，就说明大佬在替人护航，你若是想继续在本地待着？你就别跟大佬叫板，不过即便如此，这块地也拍出了天价，到了90万。  
  
而我们预估的成本线是30万。  
  
梁咏琪对这块地什么看法？  
  
她认为，乡镇的地，不要钱也不能做开发。  
  
这个事过后很久。  
  
蛤蟆镜又找过我一次，希望我能帮她，她保证不会打扰我，她的想法是她排卵期时，我给弄瓶子里，她用针管自己怀，避免身体接触。  
  
我再次拒绝了。  
  
在我接受的读者倾诉里，经常有类似的“借精”，例如老公无精，婆婆不希望借外人的，就让小叔子弄针管里，嫂子怀上。  
  
再次快进。  
  
前段时间，我外出吃饭，聊到了股票里的辅助生殖概念，有朋友提到咱这边有个娘们，开了辆宝马X6，去济南做的试管婴儿。  
  
他一说，我就知道，这是蛤蟆镜。  
  
我在想，她大概率是没去做。  
  
而是找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。  
  
还有什么比试管婴儿是更好的幌子？就如同海华在日本做生殖辅助业务，也总拿我的那个小太郎举例，说她自己就是选的精子库。  
  
我求证了一下三吉彩花，问是不是蛤蟆镜生了？  
  
三吉彩花说，是的，孩子都会走了。  
  
我问，跟谁生的？  
  
她说，精子库。  
  
主要是，我不想给我爹我娘添堵了，我爹一生气就嘟囔我，三个娃三个妈，一个你都管不了……